

河北曲藝叢書

三全鎮

(鼓詞)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三 全 鎮

(鼓 詞)

河北省文化局曲藝工作組 編
文聯曲藝創作研究組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716.2
808



河北省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第三号

冊數：436 68千字 47頁

21×19 32開 印張：3

三全鎮(鼓詞)

河北省文化局曲藝工作組編
文聯曲藝創作研究組編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
(保定市西大街一一八号)

河北人民印刷廠印刷
(保定市南關史莊街四七号)

新華書店河北分店發行

1956年6月第一版 定價三角

1956年11月第二次印刷

4,001—10,000册

三全鎮（西河大鼓）

李書春
李國春 整理

第一回

今天演唱這段書名叫「三全鎮」，是全部「瓦崗起義軍」中的一節。只因爲隋煬帝楊廣這個著名的荒唐皇帝自從欺兄霸嫂姦娘戲妹，謀殺了他父楊堅，篡奪了帝位，就脅從着一班朝中奸黨，胡作非爲；把老百姓欺侮的山窮水盡，流離失所，叫苦連天，也真是萬般無奈，忍無可忍，天下羣雄四起，各地農民紛紛起義，普及了全國。別處不說，單說這河南瓦崗山，瓦崗山衆英雄自起義以來，夜打登州，馬踏河間，搗反延安，擋楊林雄兵百萬，戰將千員。衆位：楊林是楊廣的叔叔，官居鎮海王，此人兵權在手，一心一意扶保楊廣，與瓦崗山英雄們爲仇作對。仗是越打越仇，楊林戰不過瓦崗英雄，只因爲瓦崗英雄中有賈家樓結拜的三十六友，一個個足智多謀，能爲廣大，武藝高強，真是攻無不克，戰無不勝。瓦崗軍所到之處，不欺侮百姓，打下隋朝官府的糧倉來，常常是就地開倉放賑，因此深得民心，各地農民也都願意隨着瓦崗軍一起，同心協力打倒楊廣這個渾蛋皇帝。楊廣楊林屢戰屢敗，這才想出一條調虎離山之計，在南昌衛，困住了瓦崗英雄，瓦崗軍中了空城之計，吃了敗仗，瓦崗軍的首領

們，雖然跑了不少，可是也被拿住了不少。奸王楊林拿住了瓦崗山的英雄們，當下不殺不斬，打入木籠囚車，只因爲跑了八爺羅成，楊林又兵伐北平府，拿住了北平侯羅藝與秦氏老夫人，衆位，這就是羅成的爹娘，把他們也裝入囚車，連同瓦崗英雄共合十三輛囚車要解往長安去見他的侄兒楊廣，擎功受賞。楊林帶領三千校刀手，三萬掛甲兵，十三家太保，戰將無數，浩浩蕩蕩奔長安進發。這一天正往前走，忽有探馬來報：「報！稟王爺，人馬不可往前奔走，前面來到三全鎮，三全鎮是南北衙子大街，西面靠山，東面臨水，西面靠山一人抵擋萬夫難過，東面臨水，非有船筏不能行動，過去三全鎮有四十里地的漫草坡，荒草日久年深，足有半人多高，惟恐裡邊掩藏嚮馬，倘若闖將出來，砸開囚車！……稟王爺令下定奪。」老奸王聞聽此言，「格登」將馬帶住，馬上傳令，前軍不動，後軍不催，潮聲發喊，列開旗門，紮住行營。楊林低頭暗想，瓦崗山這夥賊寇，雖然拿住了不少，可並未斬草除根，終是老夫的後患，今日遇此險地我要多加小心才是。復又傳令：「報馬官，拿我一支令箭，到在三全鎮曉諭黎民百姓得知，住家的不許留親，店房裡不許留客，大小舖戶早上門，夜晚不許點燈算賬，那家違令定斬不容，王爺我要兵住三全鎮。」報馬官接過令箭翻身上馬，把馬一催來到三全鎮，馬上高聲喊叫：「呔！三全鎮的老百姓，大家聽着，今有沿海登州的鎮海王爺，楊老千歲拿住了瓦崗山的嚮馬，往長安起解，要兵住三全鎮，王爺令下：『住家的不許留親，店房裡不許留客，大小舖戶早上門，夜晚不許點燈算賬，那家違

令定斬不容。』傳令已畢，來了三全鎮的地方，此人姓杜名叫杜榮，上前施禮，說：「迎接上差老爺，我是三全鎮的地方。」「好！馬上給王爺搭公館吧！」杜榮忙把令箭接過來插在了韓半朝的店門以外，這個店座落在路東，掌櫃的姓韓叫韓半朝，店家一看把令箭插到他的門上，就知道是搭了官店啦！忙來到裡邊眼望着住店的客人，滿臉陪笑說：「客商們，快忙着拾掇拾掇，今有沿海登州的鎮海王爺在南昌衛拿住了瓦崗山上鬻馬啦！往長安城起解，要兵住三全鎮，王爺下了命令，『住家的不許留親，店房裡不許留客，大小舖戶早上門，夜間不許點燈算賬，那家違令定斬不容！』衆位拾掇拾掇走吧！我對不起你們大家。」衆人聞聽楊林要在這兒住，誰惹的了這個主兒呀？三十六招，走爲上策，大家可就忙成一個，這個說：「老朝哥，我那個小驢兒呢？」「在南敞棚裡拴着呢。」那個說：「老朝哥！我那小車呢？」「在過道兒裡戳着呢。」這個說：「老朝哥，我那個扁担呢？」「在門後頭擡着呢！」那個說：「老朝哥！我那個小包袱呢？」「在上邊那個板兒上架着呢！」這些人，拾掇小車的拾掇小車，打整挑子的打整挑子，備驢的備驢，盡幹麼的呢？都是些做小買賣的，賣米兒的、賣麵兒的、賣葱的、賣蒜兒的、賣針兒的、賣線兒的、鋸鍋的、買雞蛋兒的，七手八脚呼嚕呼嚕被趕出了店門以外。因爲這些人是久住這個店的老主道，韓半朝送出店門口，滿臉帶笑說：「對不起衆位呀！你們走吧！俺這是沒法子呀，把這個時候一過，往後再要來了你們可還得住我這個店哪！」衆人說：「那是當

然嘍！一遭生兩遭熟呀！再來了還能住別處去嗎？回見吧！回見吧！」韓半朝做小買賣的全攆走啦，他查來查去，一想不行啊！我把這小買賣人全攆走啦，大買賣人我也不能要，在北上房還住着三位販賣珠寶玉器的大客商呢，王爺要是查出來還分大小買賣嗎？我把他們三位也得攆出去。衆位！店家以爲這三位也是做買賣的呀，不是，幹麼的呢？書中暗表：是瓦崗山的三位英雄，就爲砸囚車來的，有誰呢？第一個就是羅成，第二個曾坐過延安府的總兵此人姓鐵名玉號叫子鑑，別號人稱「賽歡猴」，第三個是秦瓊的兒子名叫秦興，假扮了三個漂洋大客，專等着在這兒砸囚車來啦，準知道楊林由這兒過，在店裡等了六七天啦，店家哪裡知道這些事呀？他認爲就是三位做買賣的。韓半朝來到上房一看，三位還睡呢，店家來到近前，「咳咳咳！三位客爺醒醒！看你們這真不像個做買賣的規矩呀！做買賣的有盡睡覺的呀？睡醒了就喝茶，喝完了茶吃飯，吃飽了就又睡，也不說出去踹踹踹做個買賣，快起來吧！今有沿海登州的鎮海王爺，拿住瓦崗山的嚮馬啦，往長安城起解，兵住三全鎮，在我這店裡搭了公館啦，王爺下命令，『住家的不許留親，店房裡不許留客，大小舖戶早上門，夜間不許點燈算賬，那家違令定斬不容。』三位客爺，快忙着拾掇拾掇走吧。」衆位！前店房裡做小買賣的一攆就走，惟有這三位攆不出去，一出店門砸囚車就費了手續啦！無論如何，婉轉周折也不能走呀！羅成假裝睡醒了似的，揉了揉眉頭，將眼睜開說：「老朝哥，你要是攆我們早些給個信呀！你來看天色將晚啦！這個世道遍地出賊寇，綠林

出嚮馬，俺這個買賣不是小買賣呀！抄起一塊寶石來就值個萬兒八千銀子，若把這寶貝丟了你賠的起嗎？就是不讓你賠的話，掌櫃的你心裡就不難過嗎？」韓半朝說：「不行！三位客爺這是官差不得自由，若沒有王爺的命令，吓死我也不敢攔你們三位，說別的不新鮮，我也沒法兒呀！你們趕緊忙着拾掇拾掇走吧！」鐵玉在旁邊一看盡說好的是不行啊！我拿「大東西」晃晃他的眼吧！鐵玉往床底下褥套裡一伸手，掏出兩塊銀子，五十兩一塊，共合一百兩，袖口內一吞背着手過去咧，「老朝哥！俺們三個人在你這店裡住了七天，今天早晨算清的賬，店錢不短你，飯錢也不缺你的，再呆你這兒宿一宿，住店還給店錢，吃飯還給飯錢，格外的有這麼一點小意思兒，拿不出手來的這點東西兒，老朝哥你拿手過來。」韓半朝說：「拿手過去幹麼呀？拾掇拾掇走吧！」鐵玉說：「你拿手過來吧！」鐵玉把韓半朝的手拉過來，手對手的把這兩塊銀子「嘯兒嘯兒」遞在了韓半朝的手裡，店家接過來一掂「沉打乎」的，低頭一看，白花花的兩塊銀子，衆位，這才是「清酒紅人面，財帛動人心」哪！銀子是白的，眼珠是黑的，店家看不見銀子七個不高興八個不樂意，一看見銀子嘍，說話立時就「軟搭乎色」的咧，「三位盟弟，咱們慢慢的商量吧！」店家又一想，「啊！真是大人辦大事，大筆寫大字，人家花過見過，拿着銀錢不值糞土，在我這店裡住了六七天，今天早晨才算的賬，人家店錢不該，飯錢不欠，再在這兒宿一宿，吃飯給飯錢，住店給店錢，額外的賞給我這麼兩大塊銀子，我一年也賺不了這麼些個錢呀；就是等

楊林這個老小子來了，糟蹋我個人仰馬翻，還不一定給我個大錢不給，他娘那個心！我把他們招下就招下吧！」衆位！他這一招下這個店裡就算熱鬧咧！韓半朝是個外場人，不直接着把銀子裝起來，還要說兩句苦頭蓋臉的面子話兒，「三位盟弟，你們這是幹麼呀！拿銀子晃大哥的眼哪，我真該罰你們三位，三位盟弟，你打算我真往外撞你們哪？我這是跟你們開玩笑呢，常言說：『知性者同居』，跟哥哥待了六七天，沒看出哥哥我這個品行來嗎？我是認的錢的人嗎？你看見了沒有，整年價住在我這店的熟客人都攆走咧，獨獨的不攆你們三位，無論怎麼樣，有咱們哥兒們的住處，實在的前邊沒地方，往後頭院兒，跟你盟嫂子上一個屋兒睡去，三位盟弟，既是銀子出了手咧，我若不要，怕你們三位不樂意，我有心把銀子收起來吧，可又顯着我……我……我麼……」（演員作裝銀子的動作）——衆位，他說不上個所以然來，就把銀子裝起來咧，「三位盟弟，住前邊是不行啊！你們得屈尊屈尊住個後店。」羅成心裡話，幹這個事還分前後店嗎？楊林一到我們還不動手嗎？鐵玉心裡也是這樣想，秦興這個人與他們倆可不同，他是「袖口裡吞棒錘」，直出直入，「大慈招了尖兒」，筒子脾氣，有一句說一句，秦興說：「行啊！後店就後店！等楊林個老小子來了就動手啦！」店家一聽吓了一跳：「你動手幹嗎呀？」問的秦興當時也沒話兒說咧，秦興說：「那個……麼……啊……等他們來了我給他們溜馬去！」韓半朝說：「吓我一跳，我以為你要幹麼呢！來，跟我後店去吧！」三位英雄拿着東西跟隨店家，越過前店來在後店

有五間北上房，「三位盟弟你們就住這北上房吧！今夜晚上巡更是我的事，咱們訂下一個暗記，用梆子鐺一敲門就是我來咧，要茶喝給我要，要飯吃給我要，千萬不要大聲喊嚷。」羅成說：「記下了。」店家韓半朝把三位英雄，掩藏在後店，他在店門以外等官差，正南上來了一位英雄。

（唱）韓半朝在店門以外把官差等，

正南上來了一位好漢英雄，

這好漢頭上戴的「隨風倒」，

花麗布手巾把頭蒙，

上身穿藍緞子傍身小袂襖，

四周圍包邊兒是立絨，

胸前勒的蝴蝶絆，

皮挺大帶繫腰中，

蹲襠滾褲打裹腿，

魚鱗洒鞋滿天星，

外邊罩的青絡鑒，

看身材足有一丈掛零，

肩膀上扛着大擗套，

二十四把金背砍山刀在褥套裡盛，
臉上看兩道紅眼眉直通入鬚，

兩眼一瞪賽銅鈴，

秤砣鼻子火盆嘴，

四個獠牙唇外生，

面如藍靛一個樣兒，

頰下鬍鬚血點紅，

若問來者是那位，

先表家鄉後表名，

這個人家住在山東沂州府，

郟城郡有他的門庭，

此人姓史叫大奈，

是瓦崗山的一位英雄。

（白）那位說，史大奈從哪兒來呀？衆位，只因爲瓦崗軍中了楊林的空城計，把瓦崗英雄困在了南昌衛城裡，楊林把四門閉了三門，只北門大開，楊林在城外埋伏的兵似兵山，將似將海，埋伏下陷馬坑，攔人索，壓杖鹿角，因此瓦崗軍吃了敗仗。當時老英雄史大奈依仗兩條飛毛腿，手使排耙木，連蹶帶蹦闖出了南昌衛，他暗地裡一

打探，聽說瓦崗英雄被拿住了不少，又聽說，兵發北平府，拿來了北平侯羅藝、秦氏老夫人，當時都沒殺沒斬，打入木籠囚車，要解往長安，史大奈一心要砸囚車。無奈「單絲不成線，孤樹不成林」，這才邁開兩條飛毛腿，衆位，他這兩條飛毛腿，日行一千，夜走八百，黑天白日一加勁兒，能放個二千七八百里地兒，冬季天兒，正天短的時候，史大奈一天走六百里地，睡三覺兒，還追七個兔子，老英雄這才仗憑着兩條快腿雲遊天下，前去搬朋友哇！

（唱）老英雄史大奈，

雲遊天下把兵搬，

他往湖北去了一趟，

回過頭來上了湖南，

廣東、廣西全走到，

走了趟伊犁、新疆與四川，

山東、山西搬人馬，

返回頭來又下了雲南，

武定、保府、灤州走了個到，

轉了個「磨磨兒」，出了一趟山海關，

有名的英雄搬來了三百六十多位，

無名的弟兄們過了三千，
 你別看老英雄搬來的人馬少，
 能抵擋楊林的雄兵百萬戰將千員，
 史大奈邀請來天下的英雄好漢，
 一個個都是能爲出衆智勇雙全，
 將人馬掩藏在三全鎮的村莊外，

史大奈改扮個漂洋大客官，

打探楊林到了哪一站，

一抬頭出了件岔事在眼前。

(白) 史大奈肩扛大褥套進了三全鎮的南街口，往前正走，見路東裡，廣亮大門，高搭吹鼓樓子，懸掛紗燈，高紮綵綢。史大奈一見不知這是幹麼的，又見店家在門口站立，史大奈彎腰放下大褥套，來到近前，眼望店家施禮，紙糊的驢大嗓的，「老兄！借光了！」這一下子可把店家韓半朝給吓轉了向咧！吓的店家轉身往裡就跑，說話都不是聲兒啦，「夥計們哪！快上店門哪，抄杠子打妖怪呀！扛烏槍勾火繩開火呀！妖精下了山啦！」史大奈說：「唉！我是個人！」韓半朝說：「你是人怎麼長這麼大個子呀？這麼難看哪？」大奈說：「這是父母的遺體。」韓半朝說：「大太爺，你若是一個人我就不害怕嘍！大太爺，人前施禮必有所求，有什麼事呀？」五爺說：「我見

你這門口懸掛紗燈，高紮綵綢，搭吹鼓樓子，這是幹什麼的？」韓半朝說：「這是沿海登州的鎮海王爺楊老千歲在南昌衛拿往瓦崗山的嚮馬啦！往長安城起解在我這搭了公館啦。」史大奈一聽，心裡說：好！這才是「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」。暗暗罵道：楊林啊楊林，我把你個王八羔子，賊娘養的，該死的，饕餮餅的，老小子，五爺我正發愁找不着你到那個站頭了呢？可巧你在三全鎮搭了官店，略等一時我要混進店去，今夜晚我要施展這二十四把金背砍山刀，先把我二哥秦瓊救出來，是你楊林老小子對手，剩下的那些刀前刀後，刀左刀右，葫蘆賞纓子，芫荽根子、藕尖子經不住我史大奈拾掇拾掇！五爺把主意安排妥當，眼望韓半朝抱拳拱手，「老兄！貴姓呀？」「我姓韓哪！」「台甫呢？」「我叫韓半朝。」「原是老朝哥。」「好說好說。」「我說老朝哥我是個走路的，天色晚咧，趕不上個城池店道咧，咱們倆商量商量，我在你這兒宿一宿怎樣啊？」韓半朝說：「就是你呀？」「啊！」店家說：「不行！王爺有命令，『住家的不許留親，店房裡不許留客，大小鋪戶晚上連眼都不叫算！』你這麼個生走道兒的，長像個別，打整的各色，我知道你是幹麼的呀？你快走吧！你走慢了都不行啊！」五爺大奈一聽，心說好小子呀！我說好的他是不招我呀！我拿大話唬打唬打他，唬住他就好說啦！唬不住他再說。史大奈主意拿定，眼望店家，一發威，把大眼睛一瞪，好像剝了皮的松花，不是有鼻樑子擋着就「拍拍」的往一堆碰，大嘴巴一咧，爛柿子似的那麼難看，把耳後紅毫毛往上抻了幾抻，紅鬍子

往下絡了兩絡，把手一張，手指頭跟大黃瓜似的，手掌子與簸箕一樣，眼望店家，高聲喊嚇，「哨呔！」韓半朝說：「你要幹麼呀你，你要吃人哪？」史大奈說：「我把你個瞎眼的東西，你打算我是幹麼的呀！你打算我真是個生走道兒的呀？我是個上差大爺，我奉王爺的命令，命我察看你的官店，你不叫上差老爺住店，好！我還是不住咧，我這就走，等王爺來了，我給你回稟明了，我就說你這店裡還藏着仁人呢！」

「啊！」韓半朝一聽，這下子可毀咧，這小子他有「隔山照」哇！他怎麼知道我店裡還藏着仁人呢？衆位，其實史大奈不知道羅成他們三人在店裡，這是瞞對了境咧，他這一瞞對付啦，店家可就害了怕啦！店家心想，看這光景他不準是上差大爺，他就不是個上差大爺，就算是個平常人，他給我成事不足壞事有餘，待王爺來了，他說給當兵的咧，當兵的說給棚頭，棚頭說給統領，統領說給太保，太保就傳給王爺耳朵裡咧，王爺必查我的官店，若把人家三個人查出來，明明的人家是販賣珠寶玉器的大客商，硬說人家是瓦崗山上的嚮馬，一刀兩斷，把人家宰啦，這三位一死，我這個店也就甬開啦，我這個腦袋也就甬長着咧，非搬搬家不可，我想活也萬難咧，這以後可倒好，吃飯省事，抄近兒使大杓子往裡倒，倒上兩杓我就飽啦！挑担兒方便，換肩不用那麼麻煩，「呼」，一推就過來啦！推小車不成，掛不住絆呢！有啦，我先把他招下，待王爺來了，我給他回覆明了，我就說，「王爺，我這店裡還住着一位上差老爺呢！」王爺必叫我把他領去看看，他若真是個上差老爺，王爺也不能怪罪我，他也不

能把我怎麼樣了，他若不是個上差老爺，假充上差老爺，我這一下就把他送的狗肉櫃子裡去咧！店家把主意安排妥當，眼望着史大奈躬身施禮，「上差老爺，上差老爺，小子我這眼力不行啊，少往外邊跑腿呀，不認識上差老爺，常言說：『大人必有大量』，你老人家是大量人，還與小子我一般見識嗎？你抬抬手，我就過去咧，你把手兒一『搭拉』，就要了小子的命咧，上差老爺請進吧！請進吧！」五爺史大奈把嘴一咧，「嗯！敢不叫上差老爺住店，要上房！」「別！別！別！上房只一處，還給王爺留着呢，你老屈尊屈尊，住個後店吧！」五爺說：「後店就後店，等一進店就動手啦！」店家一聽吓了一跳，怎麼又來了一個動手的呀？「上差老爺你動手幹麼呀？」五爺大奈說：「這……吃東西！」店家說：「我當你動手幹麼呢！上差老爺，我給你搬着褥套，」五爺說：「你搬不動，頭裡走吧！」「是是是！」韓半朝頭前引路，史大奈挾起大褥套，跟隨店家穿宅越院，來在後店，有一間小東屋，「上差老爺住這個小東屋吧！」史大奈說：「看看！好我就住，不好再另給我找房。」五爺手打簾櫳往裡一看，新糊的頂棚新亮的牆，兩條板櫬一張床，兩個凳子，拾掇的挺好，「小東屋小東屋吧！」史大奈把大褥套往床上一放，「嘩唧」一響，店家聽響聲不對，滿臉陪笑說：「上差大爺，你這褥套裡什麼東西呀？」五爺說：「沒有旁的東西，除了銀子就是金條，賞給我這隊下官兵的。」衆位，他這裡邊那來的銀子金條哇？是暗藏着的二十四把金背砍山刀，那位說：他帶這麼多的刀幹麼用呀？衆位，這是爲了砸開囚車，

給坐囚車的哥們帶來的兵刃。史大奈這時將身落坐，真像小老虎似的那麼威風，韓半朝滿臉陪笑說：「上差大爺，用什麼東西嗎？」五爺說：「就是吃飯。」「好！上差老爺，用什麼酒？什麼菜吩咐吧！」五爺說：「給我來三五一十五張家常餅，拾六十六個大燒餅，肥羊肉爛八斤半，好酒來三瓶，來上一盆醬，再抬上一筐葱。」韓半朝一聽，我的媽喲，怎麼這傢伙這麼能吃葱啊？心想，賣飯的不怕大肚漢，賣酒的不怕海量寬，你吃的多，我賺的多，店家站在門口高聲喊叫，「唉！灶上的伙計們聽着，上差大爺吩咐下來咧，來三五一十五張家常餅，拾六十六個大燒餅，肥羊肉爛八斤半，好酒來三瓶，來上一盆醬，抬上一筐剝了皮兒高白兒的葱啊唉！」這一喊叫不要緊，灶上的師傅趕忙着剝葱的剝葱，舀醬的舀醬，爛羊肉的爛羊肉，烙餅的烙餅，忙成了一個，韓半朝店門以外等候官差，就聽得村北裡大砲，「咚！咚！咚！咚！」，砲藉山音，山藉水音，咕咚咕咚驚天動地，楊林的大隊人馬進了北街口。

（唱）「咕咚咕咚」驚天動地砲三聲，

來了奸王老楊林，

在當前走開了三千校刀手，

後跟着三萬掛甲兵，

金盔金甲金光照，

銀盔銀甲耀眼明，